

志贺直哉文学与日本近代青年伦理

徐己才

内容摘要：截止目前，志贺文学研究一般有三个研究方向，即以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为中心、以作家为中心和以文本为中心。本文从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出发，关注志贺直哉文学的时代伦理性，即与时代相连的思想性连接作用。无论出于自觉或不自觉，志贺将近代青年伦理文学化，立志于获得理性意志，担当了与个人—社会—国家相联的隐含角色，这是不可否认的功绩。近代青年的个人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同社会、国家伦理志向相连之处，是志贺文学的存在之所。

关键词：志贺直哉文学；青年伦理；修养主义；模范青年

作者简介：徐己才，文学博士，韩国建国大学亚洲与离散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日本现代文学及文化。本文得到建国大学研究教授项目资助。

Title: Shiga Naoya Literature and the Youth Ethics in Modern Japan

Abstract: The study of Naoya Shiga's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author, the tex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and his wor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thicality of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and his works. That is, it analyzes how Shiga's literature affects the thought of the modern time. Shiga has contributed to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 youth ethics eith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He aspires to obtain the will of reason and plays a role to connect a person with his community and state. It is an undeniable achievement of his literature. Shiga's literature exists where the ethical context of the modern young people and tha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state meet.

Key words: Siga Naoya literature; youth ethics; virtue cultivating books; youth model

Author: Seo Gijae is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of Asia-Diaspora in University of Konkuk (Seoul 143701, Kore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the KU Research Professor Program of Konkuk University. Email: seogijae@konkuk.ac.kr

志贺直哉是活跃于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的作家，因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而被誉为日本“小说之神”。他的众多短篇小说向世人展示了其丰硕的文学产量，唯一长篇小说《暗夜行路》则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志贺活跃过的刊物《白桦》，成为当时致力于诗、小说、绘画、雕刻、音乐等创作的青年们一起活动的舞台。不仅如此，通过与刊物同人的交流，志贺对人类、理想、个人问题开始有了敏锐感觉。他用文学表现出来的青年知性，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强大媒介。

志贺文学研究以藤松雄和小林秀雄研究为代表，一般有三个研究方向，即以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为中心、以作家为中心和以文本为中心。言及同时代关联研究的出发点，永井义久和大野亮司的贡献则不可不提。他们的研究成果回归日本近代历史语境，以志贺神话的生成而备受瞩目。然而，对近代日本、志贺直哉及其文学与志贺文学读者群之间伦理关系却少有研究。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现形式，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2），提倡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和理论。由此出发，本文拟考察日本近代社会伦理环境与志贺文学之关系机能，并分析日本近代青年伦理的战略性的。

青年素材与伦理教养

志贺直哉作品系列主要采用与青年形成相关的素材，这很容易激起同时代年轻人的共鸣。小林秀雄称赞志贺文学“强大的自然性引发了泪水”，是“令人感动的读物”（348）；有岛武郎感动于志贺作品“清晰的主观中有有理有据的客观性叙述，自然正直的象征性诞生”（309）；犬养健评价志贺文学“形成了与它类似的作品，使读者具备工作热情”（468）。志贺文学激起了同时代年轻人强烈的共鸣，并诱发了青年的实践动机。原因何在？

志贺直哉的个人生活轨迹，以大量记录人性的文字反映在作品中。志贺发觉人拥有的理性自我和人类本能是共存的，对二者的冲突和对立进行多方面的思索，通过伦理自觉，拥有了把握前者遏制后者的意识。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冲突和对立”（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8），可予以说明。志贺作家生命中的伦理选择体现为理性意志，这成为刺激同时代年轻人情感的诱因。具体来讲，志贺虽提及夏目漱石的巨大影响，但其核心却是所谓“作家的道德”（8: 166）。^①他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作家的道德给予读者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我有两个性格。……我是动物的，是本能的，是世界的。……另一个我是灵魂的，是理性的，是趣味的，也是道德的”（8: 591）。在此，志贺提到了自身内载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同时也自嘲其兽性因子，以示警戒。

另外，志贺在信件中强调人性因子的重要性，其中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成为一流的人的意志”、“我认为真挚的、努力的从那里而生”等言辞（志贺直哉，“1930年4月给吉岡周夫的信” 328）。志贺所追求的理想人间，是为有调节统治自由意志价值而存在的人间，要不停地走下去，进行伦理选择。志贺认为作家的的工作就是进行此类伦理选择的媒介。因此，志贺在文章中还谈到了许多人类通过“工作”而取得进步的崇高（8: 103）；其日记也说明以学习工作、承受苦难、良心满足、人类进步为生命中心，是可以健全身体和理性意志来实现的。

志贺的思想在他所追求的青年形象上也有很好的表现。在对森鸥外小说《花子》的品评中，他发现主人公“怀着强大意志而努力的姿态”之青年气质（7: 114），青年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强大力量之所有者。志贺蔑视不健全的性欲，认为性欲“没有爱情的肉欲会滋生厌恶”（8: 653）。故此，志贺强烈意识到，其作品应勾画遏制非理性意志而选择理性意志过程，展示以伦理选择的理性意志为依据的道德体现。这样的趋势也是志贺所属的文学团体的精神产物。

当时，志贺所属的白桦派的年轻人被称作教养主义者。在唐木顺三看来，教养主义者是指受开培尔、夏目漱石、西田几多郎影响的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集团。其思想以“我”

为最高价值,在“自我的要求”和“使其满足的现实”之一致融合中,以专心于“理想的人格达成”来实现其中心目标(助川德是 132)。彼时彼刻,俄日战争以后,自我扩充和自我发展的探究论开始流行。当时文坛中无政府主义者、无产阶级作家、自然主义作家文学盛行。然而,与之对抗的以儒教主义伦理为基础的人格修养思想,强调个人、人格、人类的教养主义小说也成为时代模范。白桦派文学者以实践理念为主,主张人道主义,其核心是以救活自我,救活兴趣来面对健康工作,通过和他人的精神交流,追求人类的幸福。他们论述了“读书(学习)”、“工作”是能够支持这个主张的方法之一。自我是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自然主义文学倾向相区别的,集中于个人自我问题,通过学习和工作,来实现寄予人类年轻的能量。然而,白桦派教养主义实践的自我满足和不承担社会及国家问题也受到批判(长谷川泉 75)。

筒井清忠提到教养主义与白桦派的关联,主张“教养主义是明治末期传播开来的修养主义的具体化、细致化,是修养主义的重组”(43)。另外,大正时期出版的阿部次郎的《三太郎的日记》在青年中引发了爆棚效应,理由是它符合青年自我问题、精神修养问题等时代要求。志贺代表作《暗夜行路》主人公的日记部分,让人联想到《三太郎的日记》。人格修养内容的书籍促使年轻人遏制非理性意志,选择理性意志的指南,并作为教养书在学生中人气盛行。修养主义内容加入虚构情节,以小说的形态再构成时,扩大了影响年轻人的可能性。

时代动向与文学伦理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文学从属于某一时代特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前提。志贺文学虽未全面地展现社会问题,但却明确涉及社会和国家伦理环境中的青年伦理问题。文学和青年意志则被置换为集团意志而出现。

志贺主要活动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彼时彼刻近代自我开始形成,“个人”得到高度关注。清日、俄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达成,无政府现象发生。随之,国家核心弱化,个人意识高扬,相对国家问题社会问题更加凸显,重识东洋和西洋的要求出现。另外,青年“烦闷现状”、“堕落现状”风起,这种趋势在文学中也出现。1907年前后,日本对读书的关心达到高潮;1910年,国家实行读书规范政策,对青年层和学生进行读书现况调查,并推荐图书。因此,当时东洋伦理思想和西洋哲学重组为现代修养书而受到瞩目,类似书籍大量刊行。这些书籍几乎都由东洋伦理学和西洋哲学基础内容构成,以自我和人格的概念引起年轻人的大量关注。

当时读书界将“对读书的限制手段”与“性的管理手段”结合,形成对性的强力规则形象,并已渗透到读者之中。和田敦彦说:“性是隐藏在所谓自杀或是恋爱行为背后的,并可对其进行解释的原理性生成因素……主张身体管理的理由,就是要限制婚外性交和揭发学生性病。它是引发得上破廉耻、不贞操的梅毒,就是导致所谓‘国民精神上的大缺陷’的国家问题之契机”(83)。1911年以后,《中学校教授要目改订》为遏制青年的“堕落现状”,将伦理道德观念注入到青年的性思想里面(日比嘉高 46-47)。由此,教育系统内在的伦理道德谈论,就形成并作用于了模范青年形象。德富苏峰在《大正的青年和帝国的前途》(1916)中说,大正时期的青年有成功青年、沉溺青年、无色青年、模范青年之分。其中,模范青年具有“对性欲的警戒”、“行事的圆满”、“学习”(德富猪一郎 3)等特征。

社会问题与个人性欲合而谈论,使年轻人自发遏制和攻击性欲。此类年轻人形象就是

修养书所示的模范。修养书强调了青年“感情修养的”重要性及对“性欲”的警戒。如书中所录“无论是谁，20岁前后的时期都是人生中最危险的阶段。青年在这时若不十分注意是不行的。不能让暂时的错误想法导致一生的毁灭而终生后悔”（春日靖轩 223）。“如今书店的杂志类需要仔细检查。是否有写了‘恋爱’或是‘性的研究’之类的跟‘性’一样露骨的题目的杂志，无比贞淑的夫人杂志里是否也有香艳的告白文刊登。高级的知识方面还没有着手‘性’的问题，销量就不好，这就是现在的读书界”（森田公美 161）。

在新时代社会氛围中，修养书的内容与自我确立的青年要求相接合。简井清忠指出“人格”在修养主义上被正规的社会意识所重视（18）。加藤咄堂的《修养论》中说“修养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自我的认知”（1）；春日靖轩的《修养的指针》中说“青年在自身修养的过程中，明确人格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47）。这就是强调修养和理性意志密接性的部分。可以看到，修养书区别于享乐型倾向书籍的主张，就是从危险思想和性堕落隔离的有价值的人格。高市予与的《修养立志编》中提到“现在青年的读书力，由于轻薄的文学作品而弛缓的精神逐渐怠慢的情况暂时有所扳动，逐渐因坚实的书籍集中精神，乐于聆听道德，倾听前辈的实际经验，以此为基础形成自我修养的母体”（1）。这是当时为开导堕落青年，反映社会氛围，通过模范读书指向人格修养意图的展现。1926年青年团的读书现况调查显示，《修养全书》、《英雄待望论》、《修养书》、《伟人传》、《青年与伟人》等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永岭重敏 33）。这里不仅提到理性意志的选择和自然意志的警戒，也揭示了作为榜样的模范事例。

修养书跟获得理性意志一起强调的是其所需要的实践性要素。选择自由，即在提出自由意志的同时，也提供可以成为榜样的模范事例。修养书说“专心于修养的人格”是“正直的人格”，修养成了引发自由抽象人格的原动力。这就再次意味着遏制非理性意志，选择理性意志的真正的人性因子的获得。为了人格修养，重要的行动实践就是立志和努力。立志以后就要努力，此努力承载着读书、学习、工作等的重量。加藤咄堂主张读书在青年的意志锻炼、习惯养成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是修养的必须条件（277）。重要的是对书的选择，有经验的前辈的指导是避免失误的捷径。修养书也提示了具体的书籍，主要是伟人杰士的传记、圣人君子的教诲书等。

对事情，“要为完成自身而工作，不这样便是对社会国家的妨害物而羞赧难当”（德廣萬 205），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去努力，这是对社会和国家负责任的正确途径。其他修养书主张“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开始自己喜欢的职业”，“对自己的职业感兴趣，工作和自身融为一体，工作成为自己的生命”（本多静夫 78）。此类修养书主张个人的身体自由，提出了作为正答的选择。模范事例向来都依据于东洋道德观，加上个人和人格概念，为日本近代青年确立人性因子做了准备。这样的修养书也有不可忽视的内容，即对理性意志的获得无法单独形成。个人和社会及国家的网状连接，即个人的欲望是和社会的欲望结合在一起的。菅原洞禅认为：“人生的原理就在于对社会的利益”（257）；高木乔堂指出：“过去，个人的业绩以辉煌的天才教育法为中心，但现在，追求共存共荣的集团中的修养也很重要”（66）。理性意志的真正获得形成了个人—家族—社会—国家这样的逻辑。修养书警惕会造成无视国家而流向偏狭的孤立主义，强调在国家框架内，模范地养成的人格，逐渐发展起来，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在修养书所说的人类中，通过国民理性意志的真正获得，可以确定其所包含的国家的完成和发展的概念。经由加藤咄堂的“国民以国家为媒介，可以为天下人类做出贡献”（加藤咄堂 467-468），以及“我们国民的修养也不只是作为

国民的修养本身，国运的发展就是为世界人类的福祉做贡献”（加藤咄堂 470-472），可知这一时期的人类是剔除“国家”很难成立的概念。

志贺及其白桦派艺术志向，即“通过兴趣复活来贡献人类的意志”（8: 103），是包含在社会国家所要求的模范青年理性意志的确立过程中的。这是同时代年轻人，所谓理性意志的选择依据伦理环境的集团意志之表出和相互联动形态。

志贺文学与近代青年伦理

“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文学作品常常描写这两种力量怎样影响人的道德行为，并通过这两种力量的不同变化描写形形色色的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8）。理性意志和自然意志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不同的人间万象。志贺代表作《浑浊的头脑》、《天津顺吉》和《暗夜行路》以“性欲”、“自我确立”和“工作（仕事）”为中心，描写了青年的理性意志和自然意志的冲突及转换。这三个中心成为说明日本近代青年伦理观的重要线索。

《浑浊的头脑》于1911年在文学刊物《白桦》（二卷四号）中发表，直接记述青年性欲问题。《浑浊的头脑》以向作家诉说的形式，讲述了精神病院出来的青年津田清松的过去。主人公自称是基督徒，自我性欲和理想相对：“在接触基督教前，我精神上、肉体上都曾是悠闲的孩子”（1: 204）。他以基督教为媒介，发现了非孩童的自我，在“成长”的自身中虽维持了心灵平衡，但“不奸淫”的禁制却使其性欲显化了。这两个心像在自己形成过程中对立形成，构成小说的中心轴。津田通过传记、说教集、诗集等试图获得理性意志的同时，也通过阅读猥褰的外国文学，满足自己的自然意志。对于自身的淫褻读书，他辩解说，同时阅读淫褻书和作家批评、传记等可清洁道德的不纯。他接受教会牧师所说的“奸淫与杀人同罪”，认为自身的性欲不只是“身体的残疾”，而是“精神性”的“罪恶”（1: 205）问题。他的罪恶感通过冒犯年长女亲戚夏而具体化。对此，他告白说：“像我这样没有自信，孱弱，没有信念，没有坚强的意志的自我，唯一的躲避处就是绝望状态的存在”（1: 219）。这可谓是对自己最极端的精神处罚。主人公无法解脱最终说：“现在所想的不知怎么地变得害怕了。绝望的人间形象，失去理性的人间——没有任何责任意识的，不管做什么都可以的那样的情绪”（1: 227）。对于自己的性欲，他用“没有苦闷”，“将自己交付于非理性意志”（1: 220）来维持心灵的平安。这无疑意味着对理性意志的放弃，结果则是津田同夏的肉体关系不断加深，诱发神经质、歇斯底里等病征，同时变得“对小事发火，又哭又笑，还频繁地大惊小怪”（1: 229），行事如孩童。通过自我忏悔，自然意志被理性意志战胜，津田重新成为精神未成熟的孩子。

津田放纵自己的自然意志，使他逐步从犯罪意识和罪人，成为杀人犯和疯子。通过和清白之人的见面，津田赎回了自己的宿罪：“想想那时的我们两个，就像绝望的疯子一样过活……现在想想，结果好像不是真心的”（1: 223）。在清白之人面前，他否定了他自身的性欲，认为僭越道德的性欲是彻底异常的。主人公对性欲的放纵和认知，既表现为理性意志的丧失，也是其理性恢复的告白。

其次，1912年在《中央公论》发表的《天津顺吉》是关于青年对工作欲望心理的小说。此小说被当时权威综合杂志《中央公论》刊载，是对志贺本人、同僚作家、读者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作为模棱两可的基督徒，主人公顺吉在性欲和禁欲之间纠结。为了逃离精神苦闷，他自行设定了鼓舞自己的“英雄性存在”，即U先生。顺吉告白说：“先生黝

黑的、大方的、无论怎么严格好像都很慈祥的脸很好。……那张脸虽不知道哪里，却和尼采、卡莱也很像。贝多芬是欧洲最不错的男子的话，先生就是日本最不错的人（2：242）。顺吉从所忠诚的基督教徒 U 先生形象中看到的，是否定神的尼采和卡莱。卡莱的《英雄与英雄崇拜》、《英雄崇拜论》等著述，揭示了所谓“英雄论”的人物，在 1909 年左右开始在日本被刊译，至 1930 年代一直给青年们莫大的影响。顺吉将在基督教文化空间中发现的 U 先生设定成英雄，确认了在日本空间中自身的位置，走上了为继续自我实现而寻找突破口的道路。

小说设定的场景是当时东西文化碰撞的舞会。“穿着起毛的制服和军靴的我，被介绍给穿着燕尾服和小夜礼服的人们”（2：251）。日本学生与西洋绅士的形象两相对照，顺吉在异文化空间中自然而然地发现了作为日本人的不自信。舞会上见的外国人问他的志向，让他很自然地感到对未来的不安。这反而确认了他想要成为日本了不起的人物的意志，展现了他希望能青史留名的愿望。他思索：“我自己创造的价值能赚钱的景象，是彻底不能想象的。——即使我的作品可以赚钱了，那也好像写不了那么多，达到可以生活的程度。万一过那样的作家生活，结果只是大量留下了平生没什么意义的小说，而且不是留给人类，仅仅只是留给了自己的子孙”（2：254）。他表现出对性欲的警戒，也力求禁欲思想。当他与叫 K. W. 的女性交往时，他极端回避妨害工作的情况。顺吉要成为日本第一的意志，包含了自己是日本代表的意识。这样的文学，担当着促求青年自我理解，引导主动自我发现的青年伦理学的教科书角色。前文所讲修养书的要点，学习伟人的姿态，禁欲的生活态度，专注学习的模样，揭示出作为日本代表的人物走向自我建立的方向。当时，青年们通过修养书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对模范青年的态度和角色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同的自觉。这是理性意志结合，作为一种集团意志形态而展现。

最后，以统括前两部作品形态再现的，是志贺唯一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作为一部成长小说，《暗夜行路》在日本综合杂志《改造》上长期连载，以主人公时任谦作的性欲和工作为中心，讲述他受性欲折磨，纠结于母亲和妻子的性过失，最终通过工作克服人生苦恼，进而探索青年的精神成长。主人公的精神成长经历，隐喻着伦理道德行事中青年修养人格与人性因子的成长过程。《暗夜行路》被说成是“日本近代文学自体”（古来侃 303），被认为是建立志贺文学世界的最大轴心；青野季吉评价说，以人的自我净化过程为小说主题，主人公的情绪和心理的发展是作品的脊柱（205）；须藤松雄认为，小说主人公精神的成长是从“对立的自然”到“调和的自然”的变化（123）；本多秋五也论说了主人公克服“歪曲”，以“谦逊的心”转变的“怀疑、摸索的过程”（197-199）。

谦作日记蕴含着象征性内容，成为全盘理解《暗夜行路》的关键。在日记中，谦作内心压抑，情绪低落，心事重重，原因在于祖父和母亲的乱伦。从女性那里感受到强烈性欲，到对乳母荣的性欲，以及婚后妻子的奸通，谦作通过自我警醒努力克服人生苦恼。日记展现了谦作从实现欲望到反省欲望再到投身工作以克服欲望的历程，并推己及人，由个体及国家，强调这是为实现国家、民族和人类而做。谦作有着“什么都不做是不行的”（志贺直哉，《暗夜行路》99）之焦虑，通过学习和工作遏制自然意志，从而获得理性意志。引导《暗夜行路》主人公成长的重要动因，是主人公的“学习”和“工作旅行”。

在去尾道旅行时说“带着在路上可以做的工作，在它完成前就在那里生活”（志贺直哉，《暗夜行路》119），意味着工作是自己人生的“唯一的活路”（志贺直哉，《暗夜行路》173）。在旅行地尾道遇到工作的难题时，谦作便去了金比罗。“人类在走出去的路上

建立目标的事情——我想那个就是艺术家的事情。着迷于工作，失去了弹性的心灵在那里却无法挣脱。”（志贺直哉，《暗夜行路》222）接下来的是谦作的京都、朝鲜和大山之旅。去殖民地朝鲜之前，他的心境是“虽然希望沉迷于创作，但压抑着的疲劳仍旧束缚我的身体和心灵，很难完全投入”（志贺直哉，《暗夜行路》381）。在大山旅行中，谦作因妻子与人通奸而极度苦闷，需要“精神修养”和“工作”之所而离家出走，寻找精神解脱之途径。主人公“不更加打起精神学习不行”（志贺直哉，《暗夜行路》98）的告白，对天才人物的憧憬，对创造业绩的热望，为人类理想而努力的试图，都带有作为大正时期模范青年形象的象征性。

谦作在尾道、金比罗、京都、朝鲜、大山的旅行，是他寻找烦闷突破口的手段，表现出他进行“创作工作”的欲望。谦作的旅行蕴藏着要学习工作，要通过旅行留下伟大业绩的意志。由此，谦作的烦恼、痛苦和经历，反映了此一时代青年的特征，获得青年人的共鸣和感动，成为同时代年轻人的一个理想模范。《暗夜行路》结局以谦作登山途中晕倒，徘徊死亡边缘而结束。以此推测，这样的余音预示着通过工作和学习不断成长的读者的人生。青年谦作的人生旅程蕴含着真正的人性因子的获得，具有作为日本近代模范青年的生命再生价值。

文学是人类为表现自己自身的伦理意识，而在实践中生成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志贺文学不是只流于抒情清纯的青年故事，还具有体现时代青年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的活力。从志贺的个人生活记录和文学可以看出，他的生命和文学底层内载了通过修养获得人性因子的因素。把握自我理性提升个人修养，有志于崇高理想和学习工作，实现人类幸福，这在志贺文学的青年像中均有所适用。可以说，作为近代青年伦理实践者的志贺，和作为实践场域的志贺文学都得到确认。

与此同时，志贺文学的传播还交织着修养思想的流行。推荐模范读书为修养书，深化青年们自我形成的影响。其核心是通过理性意志的发现远离性欲，做有价值的事情，成为有利于国家的模范人物形象。适合新时代的自我伦理，具有“模范青年”的象征性，在青年中广泛扩散。模范青年像的意义在于，真正获得和非理性意志保持最大距离的理性意志。修养书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理性意志，也与读书奖励和规制等国家政策相互结合。如此一来，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志贺将近代青年伦理文学化了，立志于获得理性意志，担当了与个人—社会—国家相联系的隐含角色，这是不可否认的功绩。更重要的是，近代青年的个人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同社会、国家伦理志向相连之处，则是志贺文学的存在之所。

注解【Note】

①参见志贺直哉：《志贺直哉全集八卷》（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标注卷数和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青野季吉：“关于《暗夜行路》”，《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志贺直哉》。东京：有精堂，1977年。
204-209。

- [Aono, Sekichi. "About Anyakoro." *Japanese Literature Datas for the Study Library: Siga Naoya*. Tokyo: Useito Publishers, 1977. 204-09.]
- 有岛武郎：“1914年1月25日有岛给志贺的信”，《志贺直哉全集十二卷》。东京：岩波书店，1984年。309-310。
- [Arishima, Takeo. "Arishima's Letter to Shiga on 25 January 1914." *Siga Naoya's Collected works in 12 Vols*.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ing House, 1984. 309-10.]
- 长谷川泉：“大正教养派和文学”，《国文学》。东京：学灯社，1962年。75-80。
- [Hasegawa, Izumi. "Taisho Movement of the Virtue Cultivation and Literature." *Kokubungaku*. Tokyo: Gakutosha Publishers, 1962. 75-80.]
- 日比嘉高：“《自己》的自说像中等修身教科书和《自我实现说》”，《国语和国文学》。东京：至文堂，2000年。41-54。
- [Hibi, Ysataka. "The Frame Which Talks About *Self*, Secondary School's Moral Training Textbooks and *Self-fulfillment Opinions*." *Kokugoto Kokubungaku*. Tokyo: Sibunto Publishers, 2000. 41-54.]
- 本多秋五：“晚秋志贺直哉——性欲与戒律”，《群像》。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83年。186-200。
- [Honda, Shugo. "Banshu Siga Naoya: Sexual Desire and Religious Precepts." *Gunjo*. Tokyo: Dainihon Ubenkai Kodansha Publishers, 1983. 186-200.]
- 本多静夫：《職業を道楽とせよ》。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29年。
- [Honda, Sizuo. *Enjoy Your Occupation*. Tokyo: Dainihon Ubenkaikodansha Publishers, 1929.]
- 春日靖轩：《修养的指针》。东京：石英堂书房，1917年。
- [Kasugai, Seiken. *Guidance of the Cultivation*. Tokyo: Sekieitoshobo Publishers, 1917.]
- 加藤咄堂：《修养论》。东京：东亚堂书房，1913年。
- [Kato, Totsudo. *Cultivation Theory*. Tokyo: Toatoshobo Publishers, 1913.]
- 小林秀雄：“志贺直哉论”，《改造》。东京：改造社，1938年。348-362。
- [Kobayashi, Hideo. "Thesis of Siga Naoya." *Kaijo*. Tokyo: Kaijoshu, 1938. 348-62.]
- 古来侃：“解说：志贺直哉研究概史”，《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志贺直哉》。东京：有精堂，1977年。303-313。
- [Korai, Akira. "Commentary: The History to Study of Siga Naoya." *Japanese Literature Datas for the Study Library: Siga Naoya*. Tokyo: Useito Publishers, 1977. 303-13.]
- 犬养健：“1922年2月1日犬养健给志贺的信”，《志贺直哉全集十二卷》。东京：岩波书店，1984年。467-468。
- [Inukai, Takeru. "Inukai's Letter to Shiga on 1 February 1914." *Siga Naoya's Collected in 12 Vols*.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ing House, 1984. 467-68.]
- 森田公美：《修养哲学人生读本》。东京：帝国奖学协会，1928年。
- [Morita, Koumi. *Cultivation Philosophy and Human Being Handbook*. Tokyo: Teikoku Shougaku Kyoukai Publishers, 1928.]
- 永岭重敏：《杂志和读者的近代》。东京：日本 Editor School 出版部，1997年。
- [Nagamine, Sigetosi. *Modern Times of a Magazine and the Reader*. Tokyo: Japanese Editor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199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 (2011): 1-1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 :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志贺直哉: 《暗夜行路》, 徐己才译。首尔: 创批, 2013 年。
- [Siga, Naoya. *Anyakoro*. Trans. Seo Gijae. Seoul: Changbi Publishing House, 2013.]
- : “1930 年 4 月给吉岡周夫的信”, 《志贺直哉全集别卷》。东京: 岩波书店, 1984 年。327-328。
- [---. "Letter to Yshioka in April 1930." *Siga Naoya's Collected Works: Separate Volum.*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ing House, 1984. 327-28.]
- 须藤松雄: “《暗夜行路》前编”, 《志贺直哉的文学》。东京: 樱枫社, 1972 年。115-141。
- [Sudo, Matsuo. "The First Part of *Anyakoro*." *Siga Naoya's Literature*. Tokyo: Ohusha Publishers, 1972. 115-41.]
- 菅原洞禅: 《修养十二个月》。东京: 松本商会出版社, 1918 年。
- [Sugawara, Tozen. *Cultivation 12 Months*. Tokyo: Matsumotoshokai Shuxtupansha Publishers, 1918.]
- 助川德是: “大正教养派的位相”, 《日本學》。东京: 名著刊行会, 1990 年。123-134。
- [Sukegawa, Noriyosi. "Phase of Taisho's Movement of the Virtue Cultivation." *Nihongaku*. Tokyo: Classic Works Publishing House, 1990. 123-34.]
- 高木乔堂: 《教训道话美谈逸话修养日训》。东京: 中央出版社, 1928 年。
- [Takagi, Takato. *Lesson, Preaching, Inspiring Story, Anecdote Cultivation of Day Lesson*. Tokyo: Chuoshuxtupansha Publishers, 1928.]
- 高市予与: 《修养立志编》。东京: 秀英舍, 1910 年。
- [Takaisi, Ageyo. *Cultivation and Setting an Aim in Life*. Tokyo: Shueisha Publishers, 1910.]
- 谷川徹三: “《暗夜行路》觉书”,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志贺直哉》。东京: 有精堂, 1977 年。195-203。
- [Tanigawa, Tetuzo. "Memorandum of *Anyakoro*." *Japanese Literature Datas for the Study Library: Siga Naoya*. Tokyo: Useito Publishers, 1977. 195-203.]
- 徳廣萬: 《青年立志修养逸话录》。东京: 内外出版协会, 1926 年。
- [Tokuhiro, Man. *Record of Young Man Setting an Aim in Life, Cultivation, Anecdote*. Tokyo: Naigai Shuxtupankai Publishers, 1926.]
- 徳富猪一郎: 《大正的青年和帝国的前途》。东京: 民友社, 1916 年。
- [Tokutomi, Iichiro. *The Future of Taisho Young Man and the Empire*. Tokyo: Minusha Publishers, 1916.]
- 筒井清忠: 《日本型〈教养〉的命运》。东京: 岩波书店, 1995 年。
- [Tsui, Kiyotada. *Destiny of the Virtue Cultivation of Japanese Style*.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ing House, 1995.]
- 和田敦彦: “性的装置和读书的装置——《中央公论》逸脱的胁迫”, 《文艺和批评》10 (1994): 81-95。
- [Wada, Atsuhiko. "The Device of the Sexuality and Reading — *Chuokoron*, Threat of the Deviation." *Bungeitohihyou* 10 (1994): 81-95.]

责任编辑: 王树福